

张謇创办中国第一所水利高等学府



1915年3月15日,时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和全国水利局总裁的张謇风尘仆仆从北京赶到南京,参加一所隶属于全国水利局的新学校的开学典礼。这所学校的名字叫作“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它由张謇一手创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水利高等学府,是河海大学的前身。

张謇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又语重心长的讲话。他说,全国水利局已经制定了治理淮河的计划,急需水利人才,但是引进外国的水利人才不但费钱、语言不通,而且外国专家也不熟悉我国河流的历史地理,延聘洋专家不是长远之计,所以培养本国的高级水利人才是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设立的原因。关于办校方针,他指出:“一是注重学生道德思想,以养成高尚之人格;二是注重学生身体之健康,以养成勤勉耐劳之习惯;三是教授河海工程必须之学理技术,注意实地练习,以养成切实应用之智识。”对于来求学的青年学生,张謇要求具备两个条件:“一必自问志愿,实有从事河海工程事业之决心然后来学;一必自审体格,足胜从事河海工程事业之劳苦然后来学。”

张謇之所以能够成功创办这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一是得益于他的眼光,二是得益于他的职权,两者缺一不可。

张謇具有十分超前和长远的眼光,他认为:“吾国人才异常缺乏,本应在工程未发生之先,从事培育,庶不至临事而叹才难,自毋须借欧美之才供吾使用。”因此,早在1906年10月,张謇就在通州师范附设测绘科,聘请日本教师教授测量等技术,至1908年1月毕业43人。1908年2月,又在通州师范设土木工科,从测绘科毕业生中挑选9

人人读,学生于1909年2月毕业,一部分到通州测绘局工作,一部分进入江淮水利测量局,实测淮河水道地形图。

张謇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的职务为其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提供了必要条件。如果说在南通办学培养水利测绘人才,张謇是以一个实业家、江苏咨议局议长的身份办到的,那么创办全国性的水利高等院校,只能在全国水利局总裁的任上才能实现。张謇办实业、办教育常常离不开他的政治身份,而他也善于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实现抱负,做有益社会的事。1913年10月,受袁世凯邀请,张謇北上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上任不久,怀抱治淮夙愿的张謇即提议成立导淮总局,并扩展为全国水利局,张謇自己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他雄心勃勃地制订出一系列导淮治黄、疏浚大运河、开垦苏北滨海盐碱滩涂的宏伟计划。他深感培养我国水利人才之必要,遂决定创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水利高等学校,培养中国自己的水利专家。

1914年7月,他挥笔写就《请设高等土木工科学校先开河海工科专班拟具办法呈》上报袁世凯,该呈文首先指出办学的迫切性:“揆时度势,则建设高等土木工科学学校,先开河海工科专班,刻不可缓。”关于校址的选择,他建议借用江宁县前咨议局房屋:“查前呈原拟借用上海中国公学或省收中国图书公司房屋为校舍,以省开办之费。现闻中国公学业已继续开学。中国图书公司系在上海,若须养成勤苦纯朴之校风,尚觉非宜。不如借用江宁县前咨议局房屋,较为适当。一以该局及各属公寓现均闲旷,足容多数学生;一以局在江宁,为南北适中之地,各省就学者便。”关于经费,他认为应由国家担任。随后,他又在《拟请拨款即设河海工程学校并分省摊筹常费办法呈》中提出经费筹措办法:“至常年经费,最少数约需三万圆,拟由甯商同直隶、山东、浙江、江苏四省巡按使,暂时分认。”同时对招生名额和学制做出规划:“学生

□陈春华

定额百人,以中学毕业及能知算术、测绘者为合格,毕业年限,暂定二年。”

1914年12月,张謇聘请前江苏教育司长黄炎培、前都督府秘书长沈恩孚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筹备正副主任,并派许肇南为校主任,紧锣密鼓地勘察校舍,商订校章、校课、校费、教员等。

1915年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终于在南京开学。为了参加开学典礼,张謇专门向袁世凯请假:“该校事关创举,拟并亲往督同开学,以宣德意而昭郑重。”这个假一请就是两个月,张謇3月8日就从北京出发,沿途勘查了山东、安徽等地的林场、牧场、棉场等各试验场。到南京参加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开学典礼后,第二天他就从南京直接回了南通。4月21日,他在南通写信给袁世凯要求辞去农商总长的职务。同年11月1日他又写信要求辞去全国水利局总裁的职务。在袁世凯称帝前夕,张謇辞去所有的职务。

即使在辞职以后,张謇也一直心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24年,在张謇和韩国钧等人筹划下,东南大学工科并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校更名为河海工科大学。张謇受邀对该校毕业生专门发表了演讲:虽然世界上工程门类繁多,但河海工程尤为切近民生之事业。张謇殷殷嘱托他们不但要熟读书本,更要注重实际;不仅要注重学习欧美,而且要吸收我国传统水利理论合理之处;在主持规划工程时,一定要顾及中国的国情,量力而行,决不可贪大求洋;在个人待遇上,不要和欧美专家攀比,不要太计较报酬,中国财力有限,先做出成绩来,辅助穷弱中国工程进步,为本校增光。言语间可谓一片苦心孤诣。

正如张謇所期待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为中国水利事业培养出大批栋梁之材,如早期毕业生须恺、汪胡桢、宋希尚、顾世楫等,后来都成为我国知名的水利专家。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肖荣:第一部全面研究李渔专著的作者

□朱霖云

我从书柜抽出一本书,微微泛黄的书页,勾起30多年前的记忆:那时候,我妻的舅舅从杭州回南通省亲,专程来如皋小住,和我说:“你是如皋人,送一本研究如皋人的书给你!”我好奇地接过来一看,是《李渔评传》,作者肖荣。我问:“肖荣是谁?”“我的笔名!”他答道。我才知道,他早就在研究我们如皋的李渔,并出了专著。而作为如皋人的我,久闻李渔其名,其实知之甚少,顿觉汗颜十分!

《李渔评传》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于1985年3月出版,是《浙江历代文学家评传丛书》中的一本,从汉晋至近代几百名浙籍文学家中,精选30余位成就卓著者,从第一手资料入手,进行研评述,李渔便是其中之一。出版编辑说明写道:“肖荣的《李渔评传》,对李渔的生平活动、诗词、小说、戏剧创作,作了全面系统的评述……内容翔实,论说充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研究李渔的专著”。

肖荣本名庄筱棠,是我妻冯璐的小舅舅,1934年12月出生于南通市区,毕业于南通师范学校,保送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任教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专攻文艺理论、作家作品研究和教学,是中文系教授、负责人。1979年加入中国作协,曾任浙江省电影协会、浙江省影视评论协会负责人,创建了杭州大学影视戏剧研究所。

出生如皋的李渔,号笠翁,是清初著名戏剧家、小说家、文学家、戏剧理论家、美学家、美食家、服饰美学家、园林艺术家,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多面手和学术杂家”,有“东方莎士比亚”之称,在当时就已声名远播,很早就名扬日巴。“但由于李渔立身行己的某些缺陷,加之人们在特定时代对他歧视、嘲弄,他死后两三百年来,一直没有得到人们

的重视和理解,他的生平事迹,在方志和文集笔记中,少有记载,是一个‘悲哀得很的艺术家’。我通过研究和评说,还一个真实复杂、才气罕见的李渔,还李渔应有的评价、影响和地位。”肖荣教授和我道出了他研究李渔的动因。

他还说:“李渔祖籍浙江兰溪,出生在南通如皋,18岁前生活在如皋,后来回兰溪参加科举考试,41岁由故乡迁徙到杭州,病逝、归葬于杭州。我本人是南通人,读大学、工作、生活在杭州,李渔是南通如皋的,也是浙江兰溪、杭州的,但是以前有些人只知道李渔是兰溪的,不知道他也是我们南通如皋的,这也是我研究李渔的动机之一。”

他杭州读大学时就写了一篇有关李渔戏剧理论的论文,在学生论文报告会上宣读。1980年代他搬家时,在书柜里翻出了这篇打印稿,“旧稿重读,激起我重新研究李渔的浓厚兴趣和强烈冲动,加之外甥女冯璐在如皋插过队,又在如皋安居乐业,对李渔外加了一份亲切感!”肖荣如是说。于是他到处收集资料,整日钻进故纸堆里,又多次来过如皋,我陪他走遍大街小巷,寻访李渔足迹,从建筑、园林、寺庙、街巷和风土人情中探寻成就李渔的履痕。他1981年4月完成初稿,1983年6月二稿,1984年3月改定、付梓。

《李渔评传》共七章,考证、认定了李渔十七八岁前生活在如皋的史实,对李渔的出生、生活、成长道路,对他在诗歌、词曲、小说、园林艺术、戏剧创作、编剧、导演各个领域的成就做了全面、深入、翔实的考证和评说,把一个多才多艺、贫困潦倒、受人嘲讽的李渔,第一次全面、立体、丰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石库门里的《驯悍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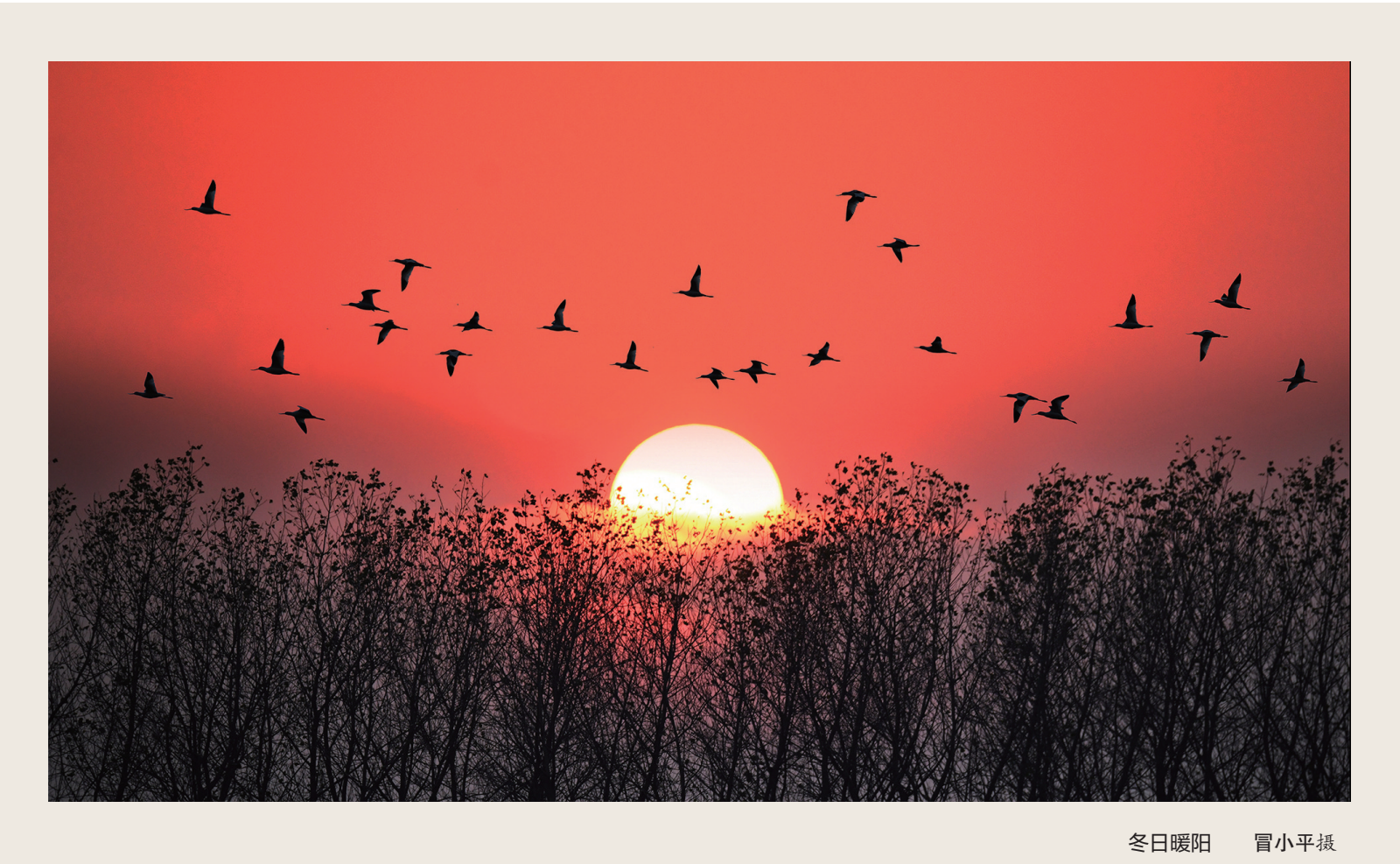
□尹 画

莎士比亚的戏剧自问世以来,一直在世界舞台上久演不衰。经典四大悲剧和四大喜剧自不待言,还有其他的一些优秀剧作,也频频被改编。比如早期幽默喜剧《驯悍记》,就被搬上了上海话剧舞台,改编成发生在老上海石库门弄堂里的一场闹剧。

《驯悍记》讲述的是一个有关爱情和婚姻的故事。意大利帕度亚小城里的一位富翁,生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性格乖张,泼辣暴躁,已到婚嫁之龄却无人问津。小女儿温柔善良,知书达礼,求亲的小伙子接踵而至。老父亲发愁大女儿嫁不出去,于是想了个妙招:必须等大女儿有了丈夫以后,方才同意把小女儿出嫁。接下来的故事围绕着出嫁大女儿展开,一个比大女儿更为乖张的男人娶了大女儿,并用智慧成功“驯服”悍妇,使她变成乖巧的贤妻,从此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驯悍记》写于四百多年前,如何将一个古老的异域故事改编得具有地方特色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首先将故事背景由帕度亚改换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海上海石库门弄堂。石库门是上海弄堂的一种典型住宅房,因用石头做门框,用油漆实心木做门扇,故得名为“石库门”,绝大多数老上海人都住过石库门弄堂。观众甫一走进剧院,看到舞台布置成了石库门模样,一股亲切感和怀旧感油然而生,仿佛故事就发生在身边。

对中国读者来说,外国戏剧比较难记的是人名。我每次读莎翁剧本,总会来回查看数遍“剧中人物表”。凯瑟丽娜、彼特鲁乔、比恩卡、葛莱米奥、霍坦西奥……《驯悍记》中的这些人物名字确实不容易记住,于是上话改编版对名字都做了汉化处理。大女儿凯瑟丽娜改成了白凯丽,大女婿彼特鲁乔改成了裴楚乔,改名也有小小的玄机,即中国名字里多少保留了原名中的一个两个字。以国人熟悉的名字来演出,减弱了故事的外国属性,的确有助于观众对剧情的把握和理解,变成具有中国味道的一道大餐。



侠骨柔情

江南多明山秀水,古往今来的文人雅士,吟咏的诗文汗牛充栋。柯岩当然不例外。

但柯岩与别处略有不同的是,今天游客在把玩历代前贤的名句佳构之余,往往会身不由己地跻身前贤之间,根据自己的独到发现,独到感悟,将诗文与作者一一比较,让二者相得益彰,同时对二者的理解也更加深入。不失为一快!

我到柯岩是在夜晚。次日一早,大家还没有醒来,我就出宾馆,迎风闻嗅,被清新的湖风牵了鼻子,来到树有御碑的鉴湖边,心胸一下子开阔起来。湖面微波粼粼,岸柳婀娜多姿,有戴乌毡帽者滑轻快的乌篷船,拽住我的视线,久久放松不得。这样悠然一番,想起邀约同伴,回头看宾馆,忽然发现宾馆屋脊上冒出一个山头,可以想象我是多么惊讶。因为一路所见,全然江南水乡,公路两旁,一律平畴绿野,鱼塘橘林边,有粉墙黛瓦,还有琉璃瓦的小洋房别墅,绝无山峦,怎么平白无故就有了山头?而且是“屋脊”上冒出来的,山头上有小树巨石,像是天外来者,卧伏屋脊,露出眉睫,朝我窥探……

这就是被世人誉为“一炷烛天”的云骨。

云骨是柯岩的标志性奇观,当代书法大家启功先生用他的瘦金体题签“天下第一石”,字与石相映成趣,的确有味。想启功老的墨宝遍天下,惟此处最为形神兼备——云骨远远望下去,孩子们这是一个硕大的冰激凌蛋筒,上大而下小。巨石高30余米,相当于当下小城市流行的12层小高层的高楼,可底部最薄处,仅仅0.75米。站在巨石下仰望,巨石直插云霄,云朵轻拂,似乎一阵大风刮来,立峰随时都有轰然倒下的危险,让人目眩。然而,此峰可是挺立千年而不倒,似乎是越来越精神,傲视时空。此云骨绵里藏针、柔中寓刚,西安作家贾平凹游罢,著文对“云骨”的起名,赞叹不已,却又不说好在何方妙在哪里。在顶端,大约

“云”是极言其高,高入云端;“骨”呢,显然是钦佩其挺立时间长河千年的神力,硬朗无比,仿佛是天神的一根“腿骨”。难得的是,云骨顶端还有一棵古柏,人称江南圆柏王,已逾千年,虬枝盘曲,郁葱茂盛。苍翠的古柏,伸展的枝叶,如乘风欲飞的翅膀,使神奇的云骨有一种飘逸的感觉。相传北宋大书法家米芾见云骨而“癫狂”,绕石数日,写下“云骨”二字,方才依依离去。后人称其为“米颠”。亦称“石痴”。石之来头,便是挺立至今的云骨啊。

顾名思义,柯岩就是以“岩”而名的。而“柯”,则来源于柯山。柯者,常绿乔木也,树枝也,斧柄也。柯山是著名的采石山。在汉之后的魏、蜀、吴三国时期,数以百计的采石工聚集在这里。三国归晋,南北朝代晋而起,隋炀帝开凿运河悠哉悠哉,其间四百年,历近二十代石工,偌大一座柯山,竟被齐根挖去半座石山。也许是天意所在,也许是“英雄所见略同”,在被挖去的半座石山的区域中,竟留下两“柱”孤岩,一左一石,一胖一瘦,浑然兀立。瘦的是云骨,胖的是坐佛。在云骨的不远处,有一座高约20米的坐着大佛。这座坐佛是在石宕内刻成,大佛宽颊广额,一脸慈祥,双目微睁,一手扶膝,一手悬在前胸。说是大佛两耳相通,人可在两耳间自由来往,我曾曾上去,留下悬念。这座大佛是隋代石工历经三代始凿而成,为浙西四大名佛之一。这一奇异的石景,令后来的石工们为之动容,为之心惊。从此,大规模开采柯山石的局面消失了。

今天我们推想,幸亏当时采石不是现今的炸药轰崩,倘如用炸药,玉石俱焚,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一切了。古人采石,是如刀切豆腐,一凿一凿地凿,可用的采走,不可用的,仍让它们在大地上有根。不由想到民间俗语:“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杨柳成荫”,这云骨和坐佛显然是“无心柳”,成全了今天这个闻名天下的风景区。也有点像在诠释买椟还珠这个成语

□刘 放

吧?其实,最可赞叹的,不光是古人的勤奋劳作,更还有今人的慧眼识珠。大雕塑家罗丹说,美是不缺少的,缺少的是发现。古人采石留下的凸凸凹凹,枯等了上千年,痴心的泪水汇成了浩浩鉴湖,终没有能邀来旺盛的人气;今天的绍兴人,突然有了发现的目光,引水入凹处成湖成河,再遇水搭桥,湖边植树建屋,云骨在水中活了,坐佛在游客的眼波中灵了。坚坚的石,滋润以柔柔的水——这就是让游客有得看有得玩还有得想的柯岩。

不信,请来到景区中的越中名士苑。那数十尊栩栩如生的人物石雕,又不知勾起人们的多少情思。越中人杰地灵,这里的山水灵秀,从古至今不知哺育了多少名人贤士!你看名士苑中的勾践,虽然贾平凹不喜欢他,说他十年复仇,英雄倒是英雄了,但太工于心计,不及项羽可爱。我笑他是书生气十足,那勾践的卧薪尝胆不仅彪炳吴越春秋,更是后代炎黄子孙振兴中华的楷模——铮铮铁骨可敬啊!再看那书圣王羲之,他头戴巾帽,双手背后,正俯着身子同他的儿子王献之对话呢。二王笔锋中的刚柔比例仿佛就是有了柯岩之力和鉴湖之情。爱国诗人陆游,身着袍襟立于山岩之上,让人脱口诵出他的“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证人骨”。但也别忘了,我们的放翁在他的家乡鉴湖畔,还捋须唱出了“千金不买画图观,听我长歌歌鉴湖”的诗句,何等豪放明快。看到秋瑾,我想会她的“休言女子非英雄,夜夜龙泉壁上鸣”,如此清丽女书圣非英雄,慷慨为国捐躯,我在她的眼里看到了鉴湖的柔波,又从她的诗句中感受到了柯岩的千年凿岩采石的铁锤钢钎叮当响。至于“中国文人骨头最硬”的鲁迅,他硬硬的“横眉冷对千夫指”,温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最佳诠释了……

柯岩是一篇天地合作的美文,有情者写,有义气者读,情义贯穿其中,全然东方神韵之天人合一!